

橘花散里  
著

Miao  
喵

Miao  
喵

Miao  
喵

【上】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爱的花苗苗，愿它在猫咪天堂永远幸福。

——橘花散里



# 目錄

## — 天界篇 —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街头卖艺	凡间修行	失踪事件	幼妖私塾	龙宫赴宴	囚猫盗药	落英山殇	家猫饲养	流年似水	穿越的猫
160	142	126	105	089	073	056	035	028	009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泪洒苍穹	婚礼惊变	推倒吃掉	碧青求婚	大雪封山	赔礼道歉	春天来了
			282	264	244	235	222	202	176



## 天界篇

就如许多睡前故事的开场白一样，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地田野间穿梭飞奔的不是汽车而是妖怪，云中飞翔而过的不是飞机而是神仙，水中遨游的不是潜艇而是蛟龙……

那时候仙、人、魔、妖共同存在，他们互有纷争，互有爱恋，传至说书人口中或是文豪笔下，被虚构和修改后，总是能编排演绎出一段段动人或悲壮的故事。

典型例子有《西游记》《白娘子传奇》《倩女幽魂》，等等。

而我的故事自然没有以上几本书那么出名，所以也只是找了个名不见传的作者来书写，若是觉得不好看，请殴打她，不要客气。



## 第二章 穿越的猫

故事从宁静的夏天午后开始，太阳晒得我全身暖洋洋，身下绿草如茵，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如果全身肌肤和骨头不是火辣辣地疼痛，那么一切都十分正常。

我是谁？我是只猫，中长毛的三花猫，今年两岁，雌性，主人喜欢叫我花苗苗。我为什么在此？

好像是在十楼的阳台上抓麻雀，不小心掉了下来，那时风声呼呼吹过我的耳边，就像飞翔一样，主人扑到栏杆边，表情惊恐而绝望。我努力地抬头最后看一眼天空，有群鸟儿展翅飞过……很快，浓厚的血腥味刺激起嗅觉神经，然后眼皮终于撑不住慢慢合上，脑海一片空白，陷入无边黑暗中，什么都不知道了。

既然不知道，那就不要想，猫的思维很简单，如同一条直线。

享受现在的美好阳光，缓和身上的疼痛，好好睡个懒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没想到耳边却传来阵阵急切的呼唤声：“老大！老大！你还好吗？怎么被打回猫身了？”

这声音真烦人，我抖动几下耳朵，换了个姿势，继续入睡。

没想到那个聒噪的声音却更加接近，直接在我耳边响起：“老大！老大！你快醒醒！”

我愤怒地睁开眼，想给这个吵猫入眠的家伙一爪子，没想到我并没有看见人的踪影，面前只有一只乌鸦——白色的乌鸦。

它睁着乌溜溜的圆眼睛，正歪着脑袋看我，似乎有些欣喜：“老大，我总算找到

你了。”

我也很欣喜，因为肚子饿了，白送上门来的食物不吃实在对不起自己。在这种饥饿和兴奋的驱使下，我没有去想为什么乌鸦会说人类语言，而是悄悄伸出尖锐的爪子。

白乌鸦继续开心地说：“老大，你和大鹏王一战后失踪了好几天，现在巨象魔王又逼上门来，要你答应嫁给她，闹得天翻地覆的，我找你都快找死了。”

我小心地向它靠近了几步。

白乌鸦似乎没有发现我的意图，只是继续叫道：“老大，你的尾巴怎么竖起来了？”

那是因为捕猎让我精神紧张。

白乌鸦继续叫：“老大，你为什么舔嘴唇？”

那是因为我在幻想乌鸦肉的美味。

白乌鸦歪歪脑袋问：“老大，你为什么把爪子伸出来？这附近没敌人啊！”

那是因为我不能让你逃跑。

白乌鸦犹豫地再问：“老大，你为什么不说话……还有你的眼神好奇怪……”

它的话语未落，我就迅速地扑了过去，没想到这只乌鸦亦非常鸟，它迅速地往旁边一滚，展翅飞上树梢，嘴里犹在嚷：“老大啊，就算来救你救晚了，也不用打我吧！”

地面因我的大力一扑，竟然裂开缝隙，陷出三米深的大坑。我没思考这个惊人的破坏力是怎么来的，只是站在坑底抬头看着树上的白乌鸦，心里有些懊恼，于是迅速再度扑出，往树上爬去。没想到这次却冲得过猛，整棵大树就此倒下，折成两段，惊得乌鸦再度飞起，落在地面上。

我遗憾地舔舔爪子，想再度冲上去。没想到白色乌鸦突然转了个身，空中出现一团白色烟雾将它笼罩，烟雾散去时，乌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白衣少年。

若是用人类的审美眼光来看，这个少年长得应是很美，却也很阴柔，有些分不清雌雄。他身材瘦削，青丝如瀑，杏眼妩媚，配上高挺的鼻梁和小巧的瓜子脸，穿着一身宽松的白袍，领口露出些许锁骨，半遮半掩，带着一种魅惑的色彩。若是放在人群里，随便一个秋波就足以迷倒一片男女。

以上是很多年后，我学习过人类的修辞形容和审美后重新做出的结论，不过在当时我以猫类的审美眼光来看，他也就是长着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的普通人罢了。

少年长什么样和我没关系，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的食物哪里去了？

还没回过神来，少年急忙上前冲着我叫：“老大，你到底搞什么鬼？”

我有些愤怒起来，竟不由开声骂道：“我是猫！不是老大！”

说完后，我用爪子摸摸咽喉，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能说话，感到些许惊讶，可是眼前的白衣少年却显得更加惊讶，他缓缓伸出手，指着我有些结巴地说：“老……老大……你……你……”

这种复杂的变故让我呆立当场，脑海中一片混乱，无数记忆碎片涌出，里面有个长着猫耳的美丽少女巧笑嫣然。回过神来时，我这才发现眼前的世界早已不复往日的灰沉，而是充满了各种色彩，我以前从不知道那些颜色的名字，也分不清主人曾说过的绿色、红色、蓝色、紫色是属于青草还是天空，但现在的我竟然明白了它们的名字与魅力，这一切美丽得让人陶醉。

记忆越来越混乱，头越来越痛，这一切让我感到害怕。

我想回家，回到那个没有危险，没有伤害，只有温暖的地方。

于是不再关心乌鸦去了哪里，只想蹑手蹑脚地闪猫。可是还没走几步，后面的白衣少年猛地扑上来，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口里兀自大叫：“老大，你别走，有事好好说。”

少年的双手颇有力，将我勒得很难受，于是我生气了，一爪子向他脸上招呼去，他尖叫一声，侧头闪开，却还是被我的爪风在右脸颊侧划出道血痕。

我趁机双腿连蹬，脱出禁锢的怀抱，又一爪子打过去，将他拍出十多米外。白衣少年站稳身形后，捂着脸上的血痕，惊讶地望着我，没有再度靠近。

我赶紧头也不回地跑了。

风从我的耳边猛烈地吹过，周围树木如闪电般向后退去，四个爪子几乎是踏着云在奔跑，等停下来后……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而那个白衣少年也早不见踪影。

家在哪里？迷路的我有些沮丧，也有些饥饿……

灵敏的鼻子在空气中轻轻抽动，远处传来人的味道，我急忙跑前几步，竟看到一座陌生的城镇，是我从未见过的城镇……匆匆忙忙地跑进去，我看见城里有很多人在走来走去，就和我家楼下的大街一样，奇怪的是这里的房子特别矮，路也十分窄，没有车辆跑来跑去，挺适合猫居住。

更奇怪的是这里不管男人女人，他们大部分都留着长长的头发，并将头发绾成各种奇怪的模样，插上各种金属或木头，还穿着裙子，裙子长得拖到地上。

我好像记得主人曾说过，留长发穿裙子的男人是人妖。所以我可以斩钉截铁地

判断，这里肯定是人妖城！属于妖怪的一种！

可是，妖怪会吃猫吗？我有点犹豫，不太敢进入这个陌生的世界，可是空气中饭菜的香味传来，让饥肠辘辘的我忘记了一切……

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在街上走着，我用眼角的余光扫射旁边的女人和人妖们，似乎没人留意我的存在，也没有人来吃我，于是我长长地松了口气，抬头挺胸地大步向前找吃的。

没走几步，我就看见一家烧鸡铺子，里面的鸡肉烤得嫩黄嫩黄，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站着的老板没有穿裙子，只穿着长上衣和长裤子，似乎是个正常男人，应该在可以沟通的范畴内。

于是我摆出最有教养的姿态，端端正正地坐在烧鸡店门口，睁大水汪汪的眼睛望着忙碌的老板，响亮地叫了声：“喵呜——”

老板只是扫了我一眼，没有理会我恳求的目光。

于是我使出无敌撒娇法，躺在地上打起滚来，露出白茸茸的肚皮，一边滚一边讨好地不停叫：“喵呜——喵呜——”

老板依然铁石心肠不为所动，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小声嘀咕：“哪里来的脏猫？”

哪里脏了？我回头看看自己全身被泥水弄脏的皮毛，舔了舔，却怎么也舔不干净，只得伤心地垂下耳朵，一步三回头地走到店铺的旁边，准备偷鸡吃……

可是那个店铺老板似乎看出了我的企图，他左手拿过一只烧鸡，放在案板上，右手在空中挽出个漂亮的刀花，然后狠狠斩下，可怜的烧鸡立刻身首异处。他回过头看着我，露出狰狞的笑容：“死贼猫，敢偷吃，我就砍断你的尾巴！”

我看看他手上闪亮的刀，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夹着尾巴逃跑了。

不敢停歇地跑过好几条街，饿得四肢无力的我再度趴倒在地上，不想前进一步，天上飞着许多鸟儿，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抓住它们。

如果白乌鸦还在就好了，我想起了他洁白而美味的翅膀，暗暗叹息。

绝望中，突然旁边传来了说话声：“鱼儿，你真香……”

鱼？鱼在哪里？我耳朵抖动几下，立刻跳了起来，循声而去，却看到一间充满刺鼻香味的房间里，女人坐在男人的大腿上，扭动着身躯说：“香也不给你吃——”

好机会！去找鱼吃！

知道机不可失，我立刻从窗台小心地跳进去，绕着床边转了几圈，却听见里面不停传来女人的呻吟声和男人的喘气声。

这鱼……有那么好吃吗？还要打架来争夺？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快乐和激动，

让我不由流下口水，只是不敢进去抢吃，急得在床边团团转。

不知道过了多久，鱼也许吃完了，他们的打架也渐渐开始停歇，女人突然掀开帐子走了出来，我赶紧钻到床底下，紧张地看着她的行动。

她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只是对床上的男人说了声：“我去去就来。”就从地上捡起几件衣服披上，扭着腰肢走出房门。

我见女人离开，又跑了出来，看着床上的帐子，想着美味的鱼，终于忍不住悄悄从床脚掀开一点帐子往里面望去，希望可以看见点鱼的残羹剩汁。

男人正在闭目养神，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我大着胆子蹑手蹑脚地爬上去张望一通，没有发现任何鱼的踪迹。

这个男人和鱼有什么关系？莫非是打败他才有鱼吃？我犹豫片刻后，稍微用力地一爪子拍了过去。男人成功地被拍扁了，遗憾的是整个床板也随着我的爪子被拍成两段。

“啊啊啊啊啊啊！！！”男人跌落在地面上，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在他的号叫声中，我有些心虚，毕竟弄破了人家的床，是要挨骂的。于是急忙走过去，想在地上撒娇打几个滚来道歉。

可是没想到那个男人滚得比我还凶，他一边翻滚一边抽搐，脸上五官都挤成一团，眼泪和鼻涕齐飞，似乎痛苦万分的样子。

这张床也许很贵重……为了表示我诚恳的歉意，于是我用爪子按住他的脚，然后用脑袋在上面蹭了蹭，一边蹭一边“喵喵”地叫着道歉。

他终于接受了我的歉意，满意地睡着了，而且睡得满口白沫。

我趁他睡着，到处找了找，依旧没有发现食物，听见动静的女人却冲了进来，她一把抱住地上的男人尖叫起来：“你怎么了？快醒醒啊！是不是有强盗来了？快醒醒啊！”

我见场面似乎有些不妙，不敢继续找下去，急忙趁乱从窗台上跳出去。

没走多远，迎面来了条黑色大狼狗，它口吐人言对我说道：“伤人的妖物，看我怎么收拾你！”

谁是妖物？我惊呆了，不久后回过神来，心里暗骂：狗算什么东西？！自从半年前，我一爪子将来家里做客的北京哈巴狗眼睛差点抓瞎后，它从此见了我就是钻在床底不敢出来！眼前这只大黑狗居然敢骂我是妖物？活腻了不成？

我愤怒了！我生气了！惹猫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喵呜——”伴随着一声大叫，我恶狠狠地扑上前，锋利的爪子向狗脸上招呼过

去，誓要抓出它的眼珠子。

未料我突然出手，大黑狗急忙向旁边闪去，避过凶猛一击，可爪子还是划过它背上皮肤，沁出丝丝鲜血，强大的气流将后面的院墙全部打碎。砖石碎了一地，几个人从屋子里跑出来，看着狼藉的院子直发呆。

我知道这回又打破东西要挨骂了，赶紧拔腿就跑。

“妖物休逃！”那狗在后面大叫一声，紧追着我不放。

我们俩越跑越远，也不知道跑了多久，谁也甩不掉谁，渐渐我对这种追逐游戏感到厌倦，又见后面也没人跟上来骂我做坏事，于是停下了脚步。

那狗见我停下，急忙后退几步，气喘呼呼地说：“好……好你个妖物，居然那么厉害。”

“你会说话！你才是妖物，我是猫！喵呜——”为了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猫咪，我立刻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让它看自己白茸茸的肚皮。

“大胆！”它怒喝了起来，“我乃天界二郎神座下啸天犬！是神仙！”

“你是狗！”我反驳。

“是神仙！”

“是狗！”

……

我们争论了好一会儿，将原来的目的抛之脑后，最后还是决定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还未等我行动，那只狗突然用两只后脚站起来，一阵黑烟笼罩了它，待烟雾散去后，出现了个男人。

用人类的审美来说，这个男人长得很酷。一头黑色短发根根竖起，红色眼睛露出锐利的光芒，小麦色皮肤晒得均匀，修长的身材包裹在紧身皮甲下，运动起来肌肉如流水般优美，唇边还有两颗小獠牙。

这也是后期我学习过人类审美课程后做出的补充结论，以后诸如此类描述一律照旧，不准提出任何异议。

目前我眼中依旧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的普通男人，而我的猎物再一次消失了。

“你是谁？”有过经验的我，这次不再害怕，只是好奇地发问。

男人没有说话，手上亮出一对钢爪，狠狠向我扑了过来，我吓得往上一跳，飞身跃到了他的背后。没想到他速度极快，又是狠狠几爪子攻了过来，我躲闪得有些吃力，只恨自己爪子不够长，抓不到他。

四肢更长一点就好了……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出现后，我的记忆片段又产生了奇异变化，全身好像有什么气流在不停运转，搅得五脏六腑都混乱起来。

不知道什么颜色的轻烟从身体四处弥漫而出，包裹住我的全身，当烟雾散去时，我发现自己似乎变大了，变高了，四肢也变长了。

还没等我适应过来，站在面前的男人，突然硬生生收住动作，他的红色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傻站在那里，不再动弹。

于是我趁机一巴掌甩过去，将他打得往旁边飞了好几米，才险险稳住身形。

“差点就被美色迷惑了。”那男人擦一下唇边的血迹，准备再次攻击。

我四肢趴在地上，弓起腰，准备防守，却觉得身上有些很累赘、很不舒服的东西存在。

是衣服，很多衣服，左一层右一层将我包裹得紧紧的，衣服的料子碰触到皮肤，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讨厌穿衣服，以前主人冬天总是给我买一些小衣服回来逼着我穿，而我总是会千方百计地将它们脱掉。现在这身，也不能例外！

“等一下！”我对那个男人叫了声暂停，然后一爪子撕向自己衣服，幸好这衣服非常薄，撕起来像纸片一样，三下五除二就可以脱光。

眼前的男人脸色突然变红，红得像煮熟的大虾，他连连后退，甚至转过身，不再看眼前的敌人。

我怎么能放过这么好的攻击机会，于是趁他慌乱之际，狠狠扑过去，抱着他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狠狠一口咬上他肩膀，锋利的牙齿刺入肌肤，几乎将整块皮肉都带下来，痛得他惨叫一声，终于双手发力，整件皮甲上装全部扯下，也借此摆脱了我的钳制。

男人大口喘着粗气，光着上身后退几步，伸手往天上一挥，招来片云彩，跳上去瞬间飞走。

我嘴上叼着战利品——破碎的皮甲，愣愣地看着他飞走的方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反正……是赢了吧？又打败了一只狗！想到此处，我又开心了起来，将战利品丢在地上，我抬起腿想搔搔耳朵，却发现自己的腿和以前不一样了。

没有毛……上面没有毛……可爱的皮毛呢？我吓坏了，立刻全身上下检查起来，悲哀地发现除了头上和身上极少数几个地方外，全部都没毛了，而且身体变得很奇怪。

我长长的胡须不见了，爪子上的粉红色小肉垫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长长的蓝

紫色头发和光滑如丝绸的皮肤，除了两只猫耳朵和毛茸茸的大尾巴还和原来一样可以抖动外，其他部位都好像人类一样，可我明明是只猫。

怎么办？怎么办？正六神无主中，远处传来两声惊讶的叫声。

“老大！”

“义妹！”

伤心中的我缓缓抬起头，却是那个白衣少年和另一个说不出名字的黑脸巨汉，在不远处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他们的脸也渐渐变得很红……很红……

我哀怨地叫了声：“喵呜……”

现在是什么情景？

看着眼前出现的两个男人，突然感受到空气中开始流动起不安的气氛。

那是愤怒混杂着杀气，铺天盖地地蔓延开，让我有些许害怕。

正暗自警惕中，两个人突然齐刷刷地转过身去，那巨汉脱下身上的斗篷，背对着向我丢过来，然后用愤怒得几乎颤抖的声音说：“义妹，你先将斗篷披上，晚点我们去把玷污你的畜生找出来碎尸万段！”

我爬过去，嗅嗅地上的斗篷，它有毛茸茸的镶边，看上去非常舒适，更勾起了我对失去皮毛的悲痛。于是我爬上斗篷，蜷缩成一团，抱着仅存的毛茸茸大尾巴暗自伤心。

“老大，好了吗？”白衣少年在询问。

我不明白他问的是什么，于是在斗篷上滚了两下，嗥嗥地叫了声：“喵呜——”

于是白衣少年和黑脸巨汉同时转过身，在看到我的瞬间，又同时号叫一声，转了回去。我正好奇地看着他们怪异的行动，突然一阵香气传入我的鼻子，那是烧鸡的味道，勾得我肚子裡的馋虫开始跳舞，脑子里充满吃的欲望。

“喵呜——”再度讨好地叫了声，我慢慢地朝香味发出的方向爬去，寻找食物所在。

香味是从黑脸巨汉身上传出的，他个子有两米多高，肌肉纠结，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铁甲，脑袋上有两个尖尖的牛角，手上提着条不知多重的混铁棍，端的是威武无比。

“喵呜——我要吃鸡——”我开始用腿站起来，往他怀里钻去，一边钻一边翻找烧鸡。

“我给你！给你！”他紧张地叫了起来，急忙将我推倒，又从怀中将烧鸡拿出，

丢在地上，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出百米外，又对白衣少年喊，“她恐怕是受刺激过度疯了，你帮她穿衣服吧。”

我没管他在叫什么，只是一个饿猫扑食势，扑到烧鸡上，大啃起来。白衣少年见我吃相，摇摇头，捡起地上斗篷走了过来。

不好，他要抢吃的，我立刻警惕地弓起腰，发出呜呜鸣叫声进行警告。白衣少年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他眼珠一转，蹲下来将斗篷披在我身上，温柔地说：“乖猫猫，只要你披上斗篷，我就不抢你的鸡吃，而且还给你很多很多鱼。”

你是好人！我感动地望着眼前的少年，激动不已。如果有很多鱼吃，穿穿衣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少年又温柔地笑了起来，他轻轻地摸摸我的脑袋表示安抚，又帮我斗篷上的带子一一系上，然后向后面挥挥手喊道：“牛魔王，可以过来了。”

那个叫牛魔王的巨汉这才小心翼翼地靠近，他喘了口气，擦擦额上汗珠说：“还是银子你有办法，要是给我家媳妇看见她这样子抱着我，恐怕我明天就得变成牛皮灯笼了。”

“现在怎么办？巨象魔王还在等求婚答复，可是她已经疯了。”银子忧郁地问，“他们几兄弟联盟起来也颇有实力，缺了老大的破天爪怕是有些难打。”

他们俩越商量越激烈，我听得懂他们的语言，却不明白其间的意思，于是继续去努力啃我的鸡，直到吃得只剩骨头时，才抬起头，感激地叫了声。

“义妹，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牛魔王的表情有些忧伤，双目犹有雾水，“到底是哪个混蛋将你害成这个样子的？”

看着他的神情，嗅着他身上的熟悉味道，我心里突然有些触动起来，记忆碎片再一次涌上脑后，让我不由叫了出来：“牛……牛魔王……哥哥……”

“义妹！”牛魔王欣喜万分，“你记得我了！”

我站起来，抚上他的肩膀，看着他眼中划过一滴水珠，不由轻轻地舔了一下，很努力地在脑海中翻出适合的词汇：“哥哥……不要哭……”

“我没哭！只是风太大，沙子进眼睛了！”牛魔王感动地将我一把抱入怀中，揉了揉眼睛，旁边的银子却突然看着我们后面，目瞪口呆，脸上惊恐万分。

“银……银子……”记忆中也出现了他的名字，不知为何语言和思维开始变得更加流畅，我有些好奇地问，“你在干什么？”

牛魔王也发现不妥，侧头望着他问：“怎么了？”

“后……后面……”银子不停指着我们身后，冷汗一滴滴流过他的额头，“嫂……嫂夫人……”